

不敢触碰的痛

孙久万 (广东东莞)

算起来，这是我离家在外的第三十个年头了。三十年来，故乡的面貌在记忆里早已模糊得只剩下几缕炊烟，几声鸡鸣。可就在昨日，一个电话将我惊醒——我的大妹孙春容走了。她走得太急，太匆忙，仿佛只是一场不告而别的远行。然而这次，她再也不会回来，永远地走了。

我独自坐在窗前，看窗外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这座城市依旧喧嚣，没有人知道一个远方的女子刚刚离去，没有人知道一个兄长的心里正在滴血。我们四姊妹里，春容排行第三。她这一生，就像一根蜡烛，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直到燃尽最后一滴泪。

记忆如潮水般涌来。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贫瘠而温暖的年代，回到了那个鸡鸣犬吠的小村庄。

春容比我小几岁，是家里最瘦弱的一个。母亲常说，她生下来才四斤多，像只小猫，谁都不敢碰，生怕弄碎了。可就是这样，谁都不敢碰，生怕弄碎了。可就是这样，谁都不敢碰，生怕弄碎了。可就是这样，谁都不敢碰，生怕弄碎了。

我们家的日子，在村里算是苦的。父亲常年有病，母亲一个人操持着几亩薄田，养活四个孩子。作为兄长，我本该承担更多，可为了读书，我早早地离开了家。春容只读完小学就辍学了，她说：“二哥，你去读书吧，家里有我。”那时她才十二岁，就已经学会了洗衣、做饭、喂猪、砍柴。她的手，那么小，却要握住沉重的砍刀；她的肩，那么窄，却要挑起两桶水。我至今记得，每当我放假回家，总能看到她蹲在灶前，被烟熏得直掉眼泪，却还是笑着对我说：“二哥，你回来了，饭马上就好。”

那笑容，穿透四十多年光阴，依旧清晰得令人心碎。

她结婚那年，婚礼很简单，简单到有些寒酸。她穿着大红衣服，对着镜头笑，可那笑容里，分明藏着几分勉强。她的丈夫是个老实人，没什么大本事，只会种地。春容跟着他，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她从不抱怨，每次打电话，总是说：“二哥，我很好，你别担心，照顾好自己。”

我总想着，等我有能力了，一定好好补偿她。我可有什么能力呢？这些年，我在外面跌跌撞撞，起起落落，连自己的生活都照顾不好，又能给她什么？逢年过节，寄点钱回去，她总是推辞，说：“二哥，你也不容易，留着吧。”我执意要给，她才收，然后用来给父母买吃的。她自己的衣服，穿旧了也舍不得买。

这就是我的妹妹，她像一头老黄牛，默默耕耘，从不索取，从不抱怨，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去年，我得知她癌症复发。电话里，她的声音还是那么平静：“二哥，没事的，小病，养养就好了。”我信了，或者说，我选择相信了。我告诉自己，等忙完这阵子，一定回去看她。可这一拖就是一年。等我再接到

电话时，她已经住进了医院，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我想请假，想回去看看，可因为种种原因，终究没有回去。我像一只困兽，在斗室里来回踱步，却无能为力。儿子打电话来说：“春容每天都在念叨你，问二哥什么时候回来。”我握着电话，泪流满面，却说不出一句话。

春容走的那天，是8月2日凌晨一点。听说她走得很安详，像是睡着了一样。儿子说，她最后还在问：“二哥回来了吗？”听到这句话，我整个人都崩溃了。

我终究没能见她最后一面，没能握住她的手，告诉她我回来了。工作、家庭，种种原因，种种借口，将我牢牢钉在原地。我只能在电话里，听儿子描述葬礼的情形。儿子在电话里告诉我，春容躺在棺材里，穿着她最好的一件衣服，脸上带着浅浅的笑。他说村里人都来了，都说春容是个好人，一辈子为别人着想，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

我听着，泪如雨下。我想起小时候，春容跟在我身后，像个小尾巴，怎么甩都甩不掉。我想起她出嫁那天，走在路上，回头看了我一眼，眼里有泪光。我想起最后一次见她，是在三年前，她站在村口，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她挥着手说：“二哥，常回来看看。”

春花秋月何事了，往事知多少。我不知道春容这一生，是否幸福过。她总是把最好的留给别人，把最差的留给自己。她像一朵

开在角落里的花，不争春，不斗艳，只是静静地绽放，静静地凋零。没有人注意过她的美丽，没有人珍惜过她的芬芳。

春容走后，我彻夜难眠。我翻开旧相册，寻找她的身影。那些泛黄的照片里，她总是站在最边上，总是笑得最腼腆。有一张照片，是我们兄弟姊妹四个人的合影，那是前年“五一”假期我们在都江堰照的，她的头发浓密，穿着红色衣裳，眼睛亮亮的，像两颗星星。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很久，仿佛要把她的样子刻进心里。

我这一生，亏欠春容太多。我没能给她上学的机会，没能让她过上一天好日子，没能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守在她身边。她走了，带走了我所有的愧疚和遗憾，只留下一个永远的痛，让我余生都在悔恨中度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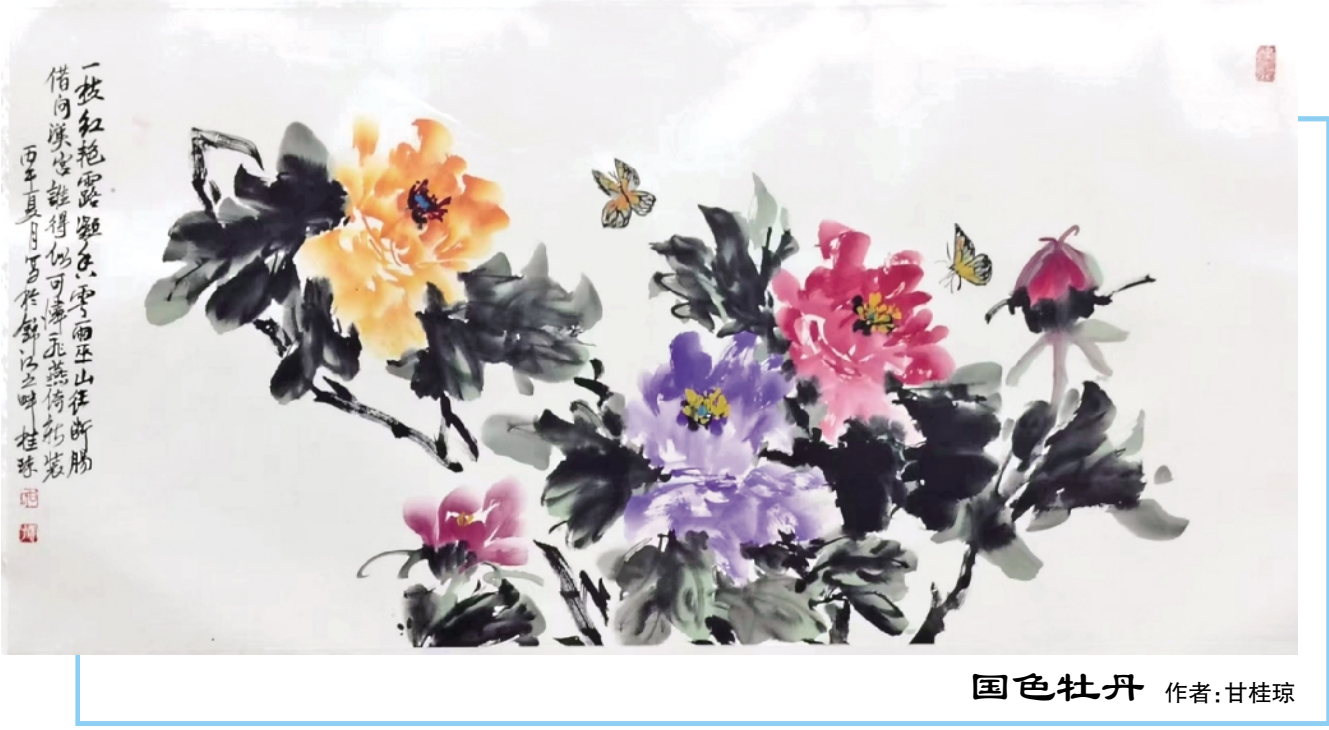
窗外，夜色渐深。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那么长，那么远，像一声叹息。我忽然想起春容生前最爱唱的那首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她唱得不好，总是跑调，可此刻，那歌声却在我耳边回荡，久久不散。

春容，我的妹妹，你走吧。而我，将带着这份永远的痛，继续走完余生。在每个夜深人静的时刻，在每个花开的季节，我都会想起你，想起那个瘦弱却坚强的身影，想起那个为家付出一切的女子。

春容，你是我永远的痛，也是我永远的骄傲。你的善良，你的坚韧，你的无私，将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活在我的灵魂深处。

夜更深了。我站起身，走到窗前，推开窗户。一阵凉风吹来，吹干了我脸上的泪痕。天空没有星星，只有一轮残月，孤独地悬在那里。我望着那月亮，轻轻地说：“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余生不敢触碰的痛，此痛绵绵。



国色牡丹 作者：甘桂琼

游剑门关

成都市草堂小学四年级 10 班 余梓睿

今天，我要带大家游览一个壁立千仞、危峰兀立的地方——四川广元剑门关。

剑门关入园方式很独特，分两种形式：一是购票入园，二是背诵诗仙李白经典古诗《蜀道难》入园。我选择了第二种方式。我和爸妈一起来到景区“科考场”，我先到评委前背诵了起来：“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我熟练地背诵完古诗，评委用印章在我左手臂盖上“剑门雄关”入园标志。一旁的爸妈也毫不示弱，通过背诵古诗获得了入园资格。

进入景区大门，顺着青石路缓慢前行，大约一分钟，便来到剑门关第一站——关楼。关楼差不多有七层楼高、宽 10 余米，甚是雄伟。关楼前的小道很窄，也很陡峭，两边都是悬崖。我们如蜗牛般缓慢前行，每一步都格外小心。走到关楼楼底，我发现大门两旁都

有石像士兵把守，他们手握长枪、杀气腾腾，随时准备奔赴沙场。往上看，关楼顶写着几个遒劲的大字：“剑门雄关，眼底长安”，不禁让人联想到古代士兵举弓射击、将军厮杀沙场的壮观场面。

过了关楼继续往前走，山路变得蜿蜒曲折，游客如蚂蚁般排起了长队，一眼望不到边。缓慢行走一小时左右，便来到剑门关之旅第二站：一线天。之前我在课本上读到一线天时脑海里充满各种遐想，一线天到底有多窄？思来想去，终究没有勾勒出它到底是怎样的景象。今天实地感受一线天，内心十分震撼。最窄处只容得下一个人侧身而过，穿行时感觉左右两边的山都在向我挤压过来。走了几步，我好奇地动了一下头，差一点就擦伤鼻子，瞬间冷汗直冒、汗毛竖立。忐忑地走过一线天，我吓得没敢再回头。

颂川北医学院临江校区

（贺新郎 词林正韵）

杜波（四川成都）

序：近日赴川北医学院临江校区参观。占地 1820 亩的崭新校园，秉持“中国风格、巴蜀气质、学校传统、国际特色”的核心理念，不仅是新建筑的聚合，更是一段历史的延伸，校园格局灵感源于阆中古城的“天心十道”。图情信息中心静立于“天心”，背倚青山，三面环水。一座石桥沿中轴线而建，宽 9 米，长 51 米，犹如一座时光之桥，连接 1951 年建校的初心。校园内建有临江、松林、莲池、甘露四大书院。学校以“敬业、博爱、求实、创新”为校训，实施“1510”高质量发展战略，正奋力绘就百年学府的宏伟蓝图。

嘉景临江浒。
当回望、层檐朱曜，阆城遗矩。
天心十道开经纬，碧水青山环护。
横石径、长桥溯古。
七十五载岐黄术，启新篇、四创擎旗鼓。
书院静，松莲露。

鍤金校训书仁恕。
秉初心、敬业博爱，求索长路。
“十一二零”谋宏略，誓筑百年学府。
畅医脉、红魂永驻。
科技园中通寰宇，育英才、济世纾民苦。
鸿鹄志、追云翥。

衰老从不是悄无声息的突袭，而是在岁月里慢慢留下痕迹。当我们从被人唤作哥哥姐姐，到成为叔叔阿姨，再到渐渐被尊为爷爷奶奶时，我们或许会在某个瞬间猝不及防地看见“衰老”。但最终，我们都只能学着坦然面对。

去年暑假回娘家，我只匆匆待了三天。返程的清晨，当我在厨房洗碗的时候，父亲轻轻走进来，站在我面前。他轻言细语地对我说：“你回家一趟太过匆忙，家里没什么好东西让你捎带，所以给孙女包了五百元的红包。”边说这话，他边从裤兜里掏出一个红包，就要往我口袋里塞。我侧身，笑着推辞道：“又不是逢年过节，不用给红包，你们留着自己用就好。”可父亲却异常认真，语气中带着不容拒绝的温和：“让你拿你就拿着，我自己有钱。再说，我们都老了，要那么多钱做什么，也用不上了。”

那一刻，我似乎被父亲的话怔住了，一时间竟不知如何是好，只得乖乖

直面衰老

程丽华(四川达州)

地接受这份来自父亲沉甸甸的心意。但敏感的内心却早已破防：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终其一生不都在为碎银几两奔波，为名利得失辗转吗？总觉得钱才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是抵御风雨的铠甲。可在父亲这里，岁月早已磨平了他对物质的执念，他显然已经坦然接受了衰老的到来，不再执着于积攒与拥有，内心反而变得澄澈通透。他的话，像一记轻锤，敲碎了我对生活原本的固有认知，也让我看清了父亲衰老的背后，那份与岁月和解的从容。

这又让我想起之前有一年过年时，和母亲一起泡脚的场景。盆里的温水氤氲着热气，我低头看着水盆，盆里的两双脚，我的脚明显还是白里透红

的状态，母亲的脚却早已不复年轻时的模样，显得干瘪、瘦小，青筋如虬龙般暴起，盘根错节地贴在脚背上。我问她缘由，她苦笑着说：“年轻时干农活累了，回家就爱用冷水冲脚，图一时的凉快，就成这样了。”她却不知是寒气慢慢侵入肌理，日积月累，血脉不畅，便凝成了如今这般模样。

那些青筋，有的像紧贴着皮肤摩挲的蚯蚓，有的聚成蜗牛大小的疙瘩，三五个扭结在一起，乍一看，颇有些触目惊心。我俯下身子，用指尖轻轻抚着那些凹凸不平的血管，触感粗糙而坚硬，每一处凸起，都是岁月在母亲身体上刻下的烙印。母亲望着自己的脚，喃喃自语：“现在老了，腿脚不利索了，连去你舅舅家都难了。”可不是嘛！舅舅家距离我们家也不过就两小时脚程的路，放在以前，她想去，抬脚就能去，可如今她却再也走不了那么远的路了，每年只能盼着过年，靠我们开车载着，才能和她的兄

弟姐妹们匆匆见上一面。

衰老，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缩小着母亲生命的半径。就像画圆画圆，圆心不变，半径却在一寸寸缩短。从前能走遍附近的十里八乡，现在只能囿于方寸的庭院，终有一天，或许只能躺在床上，望着窗外小小的天空。面对这样的残酷，我们除了直面，除了心疼，竟别无他法。想到这里，眼眶不自觉地泛红，酸涩的情绪漫上心头，满是无可奈何。

罗曼·罗兰在《米开朗基罗传》中写道：“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在岁月的洪流里，我们看着亲人渐渐老去，感受着时光的无情，可他们始终以温柔与坚韧，认真地活着、用力地爱着，早已为我们树立了最动人的榜样。其实，不只是父母，每一个在生活里摸爬滚打的鲜活的“我们”，都是最平凡，也最伟大的无名英雄。

修竹与老屋(外四首)

秦东(四川巴中)

一座山寨下的两颗心棹卯成一栋老木屋
屋后的竹笋破土无声
风餐露宿拔节修竹

修一顶斗笠
耕一蓑烟雨任平生
的乡愁
修一个蒸笼
煨一瓦蒸蒸日上
的烟火气
修一个筛子
筛一屋三餐四季
的粒粒梦
修一双竹筷
拾一地乡野间的
金黄青绿
修一对灯笼
挂一檐星星点亮的
吉祥红
修一串爆竹
听一声童谣唱旧
桃换新符
修一背篓
装一篓竹与屋的
满天星斗
修一支笛
吹一曲穿林打叶的
光和雨
修一叶雪
映一房沧桑脊梁的
青与白
修一林风
传一脉青玉枝，
凌云空与节

竹，修又笋发，笋发又修屋，
传风听春，听春传风
太阳，照竹耀屋
星星，爱屋及竹

高考雨

十年寒窗的苦
升腾一笔酿天地的汗水
苍穹滴答滴答的胸臆
从天而降，落笔生花于大地
一卷卷青春的诗行
一座独木桥的风景
或一帖桃花带雨的喜报
或一张逆水行舟的船票
雨落下的心思
共情在了条条通往幸福的路上

一棵黄桷树的青黄叙事

破石而生的风骨
诠释一脉生命的流年
春风唤醒季节的记忆
徐徐流淌一树四季的范式
几枝抽芽似春归
一枝浓绿似夏恋
余枝落叶是秋黄
一枝一叶青黄无声
青春与黄昏，在春风扫落叶之间
打破了青黄不接的叙事

包粽子

摘一片《离骚》的粽叶
抽一根月光丝线
将满天星包裹成万水千山
汨罗江的泪水一沸腾
千里同风的柴划动龙舟
浪花朵朵吟唱出
万水千山“粽”是情的根脉

沱江号子

三点水
雪山吐露的一点心声
河床流淌的一点宿梦
星星洒落的一点桂花酒
站立潮头一路追随着“它”
在一个叫泸州的地方一别为沱
一路“沱”铃声声
共长江的胸怀川流不息
潮涌大海的心扉
朵朵浪花奏响不舍昼夜的交响曲
三点水发出了“它”的川江号子声

园丁颂

——致三河小学肖校长

谭世富(四川成都)

教书梦想萌于年少时，
奋力苦学奔赴心所期。
不负父母辛劳的付出，
甘做园丁伴日落星移。

成为教师他满心欢喜，
梦想成真收获了荣誉。
讲台之上妙语在传递，
教鞭挥舞舞蹈育好桃李。

教书育人他铭记心底，
不逐名利把新苗培育。

打磨本领教学更优异，
不懈努力地提升自己。
性情温和待人很平易，
低调行事尽显好品质。
后勤管理严格不松弛，
食材挑选唯品质第一。

校园内外常留他身影，
三河校园洒满他热忱。
关爱师生饱含一片情，
平凡岗位赢得众人敬。